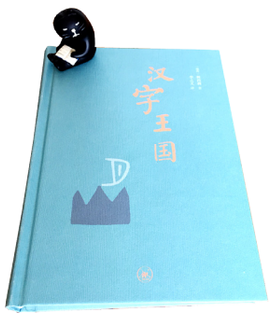
林西莉的《汉字王国》

航空工业光电所 李新红



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某个夏日，北京。患了疟疾的王懿荣派人到鹤年堂抓药，这服药里有一味“龙骨”，其上似刻有文字，精通金石的他遂遍购“龙骨”，展开研究，并判断此乃殷商之文字。翌年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肩负京城防守事宜的王懿荣殉节。两年后，他的“龙骨”之大部转归友人刘铁云。铁云大大扩充了王氏所藏，“龙骨”数量增至五千。次年，《铁云藏龟》一书公开出版，“龙骨”上的文字被称为“甲骨文”。从此，“汉字”的先祖终见天日。

近一甲子后的1961年元月，北京。一个名叫塞西丽娅·林德奎斯特的瑞典姑娘开始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。瑞典人认识中国由来已久，远的不提，近代发现楼兰古城的斯文·赫定、揭开周口店遗址发掘序幕的安特生，到著有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的喜仁龙、创立瑞典汉学体系的高本汉，才人辈出，代代传承。塞西丽娅也在延续着瑞典汉学的文脉，并像她的老师高本汉一样，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——林西莉。

在中国留学期间，西莉对汉字产生了兴趣，横竖撇捺、点提折钩组成的方块文字激发了她的好奇心，汉字为何如此模样？它们的初始面貌又是如何？她决定一探究竟。回到瑞典后，她开始从事汉字教学，讲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汉字，并对每一个字追根溯源，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。在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，她完成了一本汉字入门书——《汉字王国》，轻松自如的笔法搭配她搜集的几百张图片，很直观地展现汉字的造型之源。此书自1989年在瑞典出版以来，已有英、法、日、德等十多种译本，中文版首版于1998年由山东画报社出版，之后三联书店、北京人美都再版过，中信社去年还出了一本“儿童版”，收在北岛主编的“给孩子”系列，可见此书人气之旺、受众之广。

手边的这本《汉字王国》是今年年初三联书店出的最新版，盈掌大小的精装本，粉蓝色封面、蜜柑色书名，再加上一小幅金文“山月图”，三者叠加出简素且可爱的视觉效果，诱人开卷。这本书很适合随身携读，一是因为开本小，二是因为编写体例是按类别逐字解析。

书中“天”字。西莉将“天”放在了“人和人类”里，天和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天，乃人类世界的最高主宰者，目前还不清楚人类从何时开始对天的崇拜，但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就表明至少要追溯到商代，周初以降，这个字就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了，帝王被视为天子，其任务就是统治国家，而国家正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。

书中“器”字。“犬”加四个“口”是“器”，故此字属“家畜”类。这仿佛也说不通，但可能还是可以试着解释：人类用地窖储存食物，犬看守着通往地下室的入口，在半坡和安阳都发现过此类地窖这种储存方式被沿用至今。

书中“黑”字。“黑”究竟是什么东西，《说文解字》给出的解释是“火所熏之色也。从炎、上出也”，也就是锅灶冒出的烟穿过烟囱形成的图像，但是在古字的字形当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证实这种说法。后世的评论家则认为，这个字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脸和身体沾满黑点，或是伤痕，或是纹身，也可能是萨满教巫师的形象，他们在祭祖仪式跳舞时脸上和身上绘有各种图案。

三个字，三个故事，三个文化感悟。伴着读后之所思所感，我们会思考“汉字”一词从何而来？它是否也有自己的故事？考据肇始于好奇心，如果没有好奇心，王懿荣怎会留意“龙骨”的非凡，刘铁云怎会释得甲骨文即商王用于占卜之卜辞，林西莉又怎会写出这本《汉字王国》呢？

撒“野”天地间

魏海滨

“入坑”是越野江湖上的“黑话”，就是入了圈的意思。而之所以称之为“坑”，可能是与跑马拉松相比，越野跑花费更大，是个无底洞。装备贵，旅费贵，报名费也贵，所以有“跑马穷三代，越野毁一生”之说。相对于路跑，越野跑更难。一件完赛衫已经足以让跑者兴奋不已，当然如果有能力获个“将军符”、“小金人”什么的，那真就足以骄傲一生了。

在跑圈，流传这么一句话：如果说马拉松是跑者的起点，越野跑就是跑者的归宿。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，越野跑的渊源还真跟马拉松挂不上钩，其起源于户外穿越。

早期的户外穿越都是重装徒步穿越，渐渐地，有一些人借助专业越野装备，普通人用10天左右的徒步路线，他们只需要两三天就能搞定。于是，原先的“重装户外穿越”，繁衍出了另一种形态——“快速轻装穿越”。这就是越野跑的起源了。

2015年底开始跑步之前，我的兴趣是长距离徒步。入了跑步圈，特别是接触到越野跑，发现以前走过的一些徒步线路都已被开发为越野跑线路。

跑步的初衷主要是为长距离徒步作些体力上的准备。2016年加入中航悦跑健走之后，在李平等荟友的鼓励和指导下，开始以跑马拉松为目标进行训练。当年10月底，完成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。之后陆续跑了厦门、无锡、金山岭长城、东营等几个全程马拉松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

入坑后，我的第一场正式的越野赛选择的是今年8月中旬的第三届崇礼100超级天路越野挑战赛，号称夏季北方最重头越野赛事。我报名参加的是65公里组比赛，总海拔爬升2940米+。完赛可获得ITRA/UTMB国际认证新积分4分，将为以后进阶百公里比赛打下基础。

8月12日凌晨12时，出发拱门前彩灯闪烁，近600名65公里的选手蓄势待发。枪声响起，大家狂奔而出。几百盏闪亮的头灯交相辉映，点亮了漆黑的夜空。前面几公里是上山的石板路，大家鱼贯而行，基本拉不开间隔。到达山脊后，道路稍有平缓，选手们在黑黢黢的山路上开始了奔跑，“老司机”与“菜鸟”开始分野。

1时30分我顺利到达10公里计时点。凉风习习，感觉非常好。这段时间，上坡快走，下坡慢跑，基本按赛前制定的节奏进行。因为消耗不大，补给充足，过补给点没有停留。

4时30分：到达28公里计时点，在补给点喝了一碗红糖水以后，我一边欣赏着纯净的半月星空，一边保持了稳定的节奏，感觉舒适，孤独前行。

5时30分：到达32公里计时点，晨光熹微。从赛道上拐到这个计时点大概有1公里多的下坡路，过计时毯后上坡返回到主赛道，听到有选手抱怨这段往返路虐人时，志愿者笑答，你们出来不就是找虐的吗？我听后会心一笑。

比赛至此，我还没遇到太大的挑战，5个半小时跑了接近一半的路，信心开始爆棚，我估算着13个小时有可能完赛，比关门时间能提前5个小时。

谁知道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清晨的草原上，空气里夹杂着泥土青草的芳香。一座座绵延不绝的山坡绿草茵茵，在古长城遗迹的映衬下，马群悠闲自在。然而我却无心欣赏，默默翻越着一道道长陡坡。膝盖开始疼痛，体力下降，咬着牙数着数上坡，步履蹒跚着下行。

8时30分到达41公里计时点。我第一次坐下来休息。喝了一碗蛋花汤，吃了三个小蛋糕，体力开始有所恢复。身边有七八名选手在此因为身体受伤或体力不济退赛。后来看赛后统计才发现，有大批选手在此计时点后陆续退赛，因为后面还有三座大山，而且最后一座山显示有600多米的爬升！

11时到达46公里计时点。这段5公里的路我用了2个半小时，早已没有了跑的力量，只有缓慢前行了。

又过了3小时15分，我到达58公里计时点。已是正午时分，炎炎烈日下，先是经过一段河滩，又爬行过一片风车田，接着是一大段田间路。这时唯一令人欣慰的就是体力有所恢复，补给站的西瓜发挥了效力。

经过前几段路程的考验，我知道不能有丝毫松懈，否则极有可能被关门。赛路图显示前面一段路有600米的爬升。走到顶点正是万龙滑雪场高级道的起点，山下就是终点。这几公里的下山路真是折磨人啊，坡陡，路滑，中间还有一段一段的小沟，只能深一脚浅一脚蹒跚下行。

终于还有200米就到终点了！这时忽听有人喊：“再有2分钟就关门了！”我顾不上看时间，赶紧跑起来，心想，千辛万苦一路走来，总不能在最后一刻被关门吧。接近终点拱门时，才看清距离关门还有20分钟时间，于是心里一颗石头落了地，做了一个冲线的姿势，顺利完赛。

我的首次越野赛就这样完成了。没有过分的喜悦和激动，可能是没有气力的缘故吧。虽然成绩不理想，但无痛无伤完赛也算欣慰。

越野圈有句话：站在起点的都是勇士，回到终点的都是英雄。其实我认为参加越野赛就是出于热爱，真跟什么勇士和英雄挂不上边。任你虐我千百遍，我待越野如初恋。嘴里吐槽抱怨参赛的艰辛，心里却早已为下一场比赛谋划憧憬着。

九重山

——纪录片《二十二》之感

航空工业金城 何成

我听到一个空灵的女人声音，像游魂一样，她扼着我的喉咙，绑住了我的四肢，我说不出话来，更不能动弹，只有眼泪在簌簌流淌。

从黑暗走到光明需要跨过九重山，一步一步像趟过沼泽一样，一浅一深，艰难万分。

从无言走到片语需要跨过九重山，一声一声像千刀万剐一样，一刀一划，血流不止。

每当看到老人面对镜头欲言又止，暗自抹泪，又连连摇手，“我不提了不提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了”，那种催赶，那种摇摇欲坠，有谁忍心再去敲击她们好不容易掀开尘封的记忆和坚强起来的心扉。

我不知道老人选择坐在镜头前，已经跨越了几重山，选择尝试开始这个话题直到无法自抑时，又已跋涉了多少山水。我只从她们的满脸沟壑中，看到了岁月的雕琢，看到了时光的痕迹，却看不出悲欢喜怒，看不出记忆的疤痕。

“有些老人，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悲伤，她们很乐观地活着，感受幸福；也有些老人，如我们想象般悲伤，孤独而永远被关在了里面。”

当三十二变成二十二、二十二变成九时，葬礼接二连三地举行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这段历史，留给敏感却只能独自背负苦难的她们，留给衣食无忧却只能百感交集的我们。

当青山落满白雪，当白雪融化青山，以至于我不知道那些飘荡着的苦难灵魂，何处安放。

太多无言，太多无奈，太多未知，到如今我们才与她们隔着屏幕四目相对。

“日头出来点点红，照进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，只愁命短不愁穷。”

每当这四句话在我心头萦绕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从青丝化为满头白发，站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四目无光。

“你看日本人老了，也都没胡子了。”一个老人对着手上一个八十多岁的二战日本兵的照片，也只是平淡如白水。

她们的眼神里，总有一种善良，一种纯真，一种笑意，好像忘却了那段苦难。然而当面对镜头，开始回忆时，她们却神色黯然，面色苦楚。似乎思想在控制记忆，现在和过去在打架，语言被堵在了喉咙里。

“如果我们知道现在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，也许当初我们会选择不去打扰她们。”一个志愿者面对镜头，好像在忏悔，无奈又不小心撕开了她们用一生世人的抛弃在一瞬间涌来，世人的关注也在一瞬间袭来。大喜大悲，人来人往中，老人们有些彷徨，不得生活之本味，不明白当年为何人们伤她，又如今来弥补。

可是苦已经干涸了心泉，没有露水能滴进那片荒漠了。老人的心，一半荒无人烟，一半杂草丛生。杂草生的是和平年代慢慢找回的希望，而荒无人烟的是永远不见天日的记忆。

“你们能来看看阿婆，阿婆就很开心了。”

“这世界很好，吃野草也要有命活着。”

“谢谢你们，活着真幸福。”

也许正是生命本真的感恩和满足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坚强，才最让人动容，又令人心疼。她们比常人更容易快乐，也比常人更难以回眸。但她们也不过就是常人，只不过被人们印上那一种名字。或许，那一丝我们还能带给她们的温暖，让我们无力的帮助、控告、忏悔，也能企得一丝安慰。

她们努力撑着，坚强活着，像风之烛火。但在她们行将就木的路途尽头，终还有几重大山翻越不过。

这是比海峡更宽广，比岁月更斑驳的国殇隔阂。就像她们一直走不出冬天，永远皱巴巴地在寒风里瑟瑟发抖。

将心比心，回归到这些平凡的生命，脱去了那些外衣，光秃秃的，人生却跨越了九重山。大雪不停，寒风吹彻，何处是归途？

一部刻在泰山石上的经典

航空工业宝成 王丽梅

中国古代的佛教经文大多是刻在石碑上或印在纸上，有一种佛教经典非常特殊，它是刻在泰山山谷一块很大的石板上，历经千百年来风霜雨雪的侵蚀，经过山谷河水的冲刷，那经文有了岁月沧桑的痕迹。它就是在摩崖石刻中享有“大字鼻祖、榜书之宗”美誉的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。

手里有套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买了已经近二十年了，是我收藏的各种碑帖之中最喜欢的帖子，雄浑大气的隶书之间，兼有篆、楷、行、草的笔意，一页六个大字黑白分明，看来十分养眼有大气磅礴之势。书法界称：“泰山金刚经，通篇文字气势磅礴，优游自如，若具仙姿。书法纵横遒劲，古拙朴茂，气势开张，笔势圆浑，结构宽阔自然，用笔安详从容，包容篆隶而妙化为楷，结体奇特，斜倚相生，富于变化，个性十足。人立于石峪四周山崖，俯视大字，发现如尊尊罗汉，肃穆端坐，稳如泰山，与整座泰山神韵完美融合。”泰山金刚经是汉隶向唐楷过渡的一种书体，又称“隶楷书”、“经石峪体”。泰山《金刚经》是中华石刻艺术、书法艺术里程碑式巅峰之作，是研究我国书法历史演变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依据。清杨守敬说，泰山《金刚经》“经尺之大书，如作小楷，此为极则。”清人冯云鹏评价说，“入印泥画沙，草情篆韵，无所不备。”

相传在南北朝时佛教盛行，热爱佛经的人将金刚经刻于泰山一小瀑布下的大块平整山石上，藏于水下约千年，后经发现，使泉水改道，金刚经才暴露出来。何人所作，至今尚无定论。字径由一尺二三到一尺七八寸，现存一千零六十七个字。

喜爱书法多年，先习楷书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颜体，后又临习《兰亭序》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结婚生子，抚育孩子，工作生活忙忙碌碌，多少杂事牵绊，疏于临池，有时竟忘了自己曾经是那么狂热的书法爱好者。只是，安静下来，唯有面对这些曾经不辞路远几经周折买来的碑帖，在多年后重新翻阅和临习的时候，心中会有久遇故人的感觉，时过境迁，再来阅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情结”。我喜爱《金刚经》，同样也爱汉隶《石门颂》《张迁碑》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苏轼的《前后赤壁赋》，孙过庭的《书谱》等，他们因各自有不同的风格而让人迷恋，对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更是爱不释手。

最爱静默的翰墨书香带给我内心的充实与满足。在古城长安，经常去的地方是和平门附近的西安碑林，对那里的有些名碑的位置烂熟于心，更是喜欢那碑上的文字，它们讲述的是历史，更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。你看那石刻的《开成石经》，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等儒家经典十二部，165卷，65万字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自小学书时临摹的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等楷书名家的真迹，可以神会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张旭风流诗书与笔迹，数不胜数的历代碑帖名篇让人流连忘返。二十多年前，曾经在峨眉山碑林，看到许多名家墨宝，曾在著名书家舒同的墨宝“碑林”前的留影，正是因为喜爱舒同的书法，而与其墨迹合影。

去过黄山、峨眉山、秦岭的太白山，也去过一些不甚知名的山峰古迹，古人讲，天下名山僧占多，此话不虚。同时，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凡在这些风景险峻、秀丽之处都有古人、近代人的墨迹，古时称摩崖石刻，且所有摩崖石刻的内容当中以励志、写心、抒情的最多，其中最多的要数佛教中的偈语，就像佛经当中常见的“菩提”一般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这是古代中国人学习、传播文化精神和理想的一种最朴拙的方法，当人们在行走之时，怡情于山水之间，借助前人警世文字参悟生命，教化人心。

现在的许多风景名胜也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所谓的“文化”，细心看来，其中多少有些东施效颦的牵强。文化的渗透力在于历经千年、百年，经过雨打风吹之后仍然可以拨云见日，感悟其中的筋骨之力，那是一种剔除了浮躁之气的朴素与坚持，是植根于心灵的一种生命力。

我临写《泰山经石峪金刚金》已有数年，非常喜爱这种集隶篆楷行于一体雄浑大字，杨守敬《学书迩言》云：“擘窠大字，此为极则。”喜欢临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缘于我在梁衡散文《泰山——人向天的倾诉》中读到的一段文字：“中国的书有写在竹简上的，写在帛上、纸上的，今天我却看到一部名副其实的石头书。我在这大书上轻轻漫步，生怕碰损它那已经千年风雨的页面。我低头看那一横一竖，好像是一座古建筑的梁柱，又像是古战场的剑戟，或者出土的青铜器……泰山就是我们的先人传给后人的一本巨书。”

金石之美，能带给人无尽的趣味和知识世界，那里有中国文化的典藏，有中华文明的心魂。从先秦的石鼓，秦汉的篆隶简帛，魏晋风韵，初唐、盛唐楷书狂草，宋元的苏黄米蔡赵孟頫到明清的吴门书派、董其昌和明清的浪漫书法，一部中国的书法史，就是中国的文化史、文明史、佛教史。

读帖临帖已成我读书之外的另一个爱好，于静默之中，与各种碑文帖子对话，感受其中的博大精深与万千气象。金石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载体，更是中国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绵绵文脉……